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初論安德洛波夫政權

doi:10.30390/ISC.198305_22(8).0001

問題與研究, 22(8), 1983

Wenti Yu Yanjiu, 22(8), 1983

作者/Author : 尹慶耀

頁數/Page : 1-1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3/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5_22\(8\).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5_22(8).0001)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初論安德洛波夫政權

尹慶耀

安德洛波夫 (Yury V. Andropov) 上臺未久，對這個政權的任何評論，都帶有預測性質，難免有所差誤。本文也得冒這份風險。

布里茲涅夫 (L. I. Brezhnev) 健康欠佳，在他生前，權力轉移問題早已引人注意。截至一九八一年底，傳說中仍以基里連科 (A. P. Kirilenko) 和契爾年科 (K. U. Chernenko) 做繼承人的呼聲較高。迄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安德洛波夫離開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職位，重返中央書記處，當時他的職位是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純粹的黨官僚，也就被列入接班人的名單之內。此外，政治局委員兼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格里辛 (V. V. Grishin)，也是有力的候補者之一。

基里連科屬第聶伯 (Dnieper) 派，契爾年科屬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派，兩者都是布里茲涅夫集團的人。前者長布里茲涅夫三個月，但健康良好，布某外出，常由他代理職務，他在黨與政府中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契爾年科從一九六五年就接近布里茲涅夫，他扮演的是秘書般的角色，深獲布里茲涅夫的信任。

在沒有法定繼承程序的情況下，繼承人頭角展露的愈早愈吃虧，因為他會成爲大家攻擊的目標。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 KGB 的第一副主席茨維庚 (S. M. Tsvigun) 死亡，據傳係因調查貪污案件與蘇斯洛夫 (M. A. Suslov) 發生爭吵後自殺身亡的，而這件貪污案牽涉到布里茲涅夫的女兒。一月廿五日，蘇斯洛夫死亡。翌 (廿六) 日，莫斯科外電就傳出蘇聯國立馬戲團團長和一位歌星被捕，他們都和布某的女兒有關。廿七日發自莫斯科的 AFP 電訊稱，布里茲涅夫之子、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尤里・布里茲涅夫 (Yuri Brezhnev) 因濫用公款接受 KGB 的偵訊。二月十五日莫斯科軍區司令葛魯希渥 (K. S. Grushevski) 喪禮中，布里茲涅夫涕泗縱橫、蒼老衰病。三月五日在劇院觀賞婦女節芭蕾舞演出，螢光幕上的布某，衰弱疲憊、行動遲滯。這些影像的出現，不像是飽受訓練的共黨攝影記者所爲，因而也引起不少猜測。三月五日，布某親信、職工會主席薛巴耶夫 (

A. I. Shibayev)被解職。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似乎是有意的安排。但目標是布某本人，還是其左近的親信，就頗費猜疑了。早在蘇斯洛夫死亡之前，基里連科就有了失勢的徵象。一九八一年冬，慶祝布里茲涅夫生日的照片，刊登在十二月十九日的「真理報」上，布某左右是蘇斯洛夫、吉洪諾夫 (N. A. Tikhonov 部長會議主席)、契爾年科、葛羅米柯 (A. A. Gromiko 外長) 四人，原本是第四號人物的基里連科排在第二列。在蘇斯洛夫和葛魯希涅的喪禮中，也是布里茲涅夫、契爾年科、吉洪諾夫在前列，基里連科在第二列。一九八二年蘇聯革命紀念日前後，儘管當時基里連科還是政治局委員，但莫斯科通衢大道所裝飾的政治局委員肖像中，卻沒有了他，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將告終了（他於布死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日的中央全會中，被免除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職務）。

二

有人認為，前節所述若干貪污、醜聞的揭發，出自安德洛波夫的主使，但恐怕查無實據。把安德洛波夫看作是反布里茲涅夫份子，也未必恰當。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出任 KGB 主席，任內於一九七三年成爲政治局委員，當然是布里茲涅夫的意見。一九八二年五月他辭去 KGB 主席，返回黨中央兼任書記處書記，那時候布某確已年老體衰，小事已不大過問，但這不是一件小事，他不可能不知道。而契爾年科身任中央總務部長，如果他和布里茲涅夫堅決反對，安德洛波夫的職務調整，恐難順利實現。

安德洛波夫重任中央書記，當然有問鼎總書記寶座的意思。但他如何能凌駕契爾年科而順利接班呢？

依照巴黎第一大學文學博士、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國立政治科學財團主任研究員丹考思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女士的說法，作爲蘇共總書記繼承人，應該具備以下的條件：(一)傳統的重要戰略性觀點，也就是必須兼任職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現今蘇共內部具有此種條件的不過四、五人，安德洛波夫是其中之一；(二)接近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現今此項平均年齡是六十九歲，而安德洛波夫是六十八歲；(三)具有完全的黨官僚經歷，除安德洛波夫以外，很少人有此經歷；(四)在內外政治舞臺上有較深的經驗，有此條件兼具第一條件的僅安某一人；(五)是俄羅斯人。她以爲只有安德洛波夫一人，兼具這五項條件。這樣說，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就非安德洛波夫莫屬了。如果斷章取義地單從丹考思女士這一段話來看，安德洛波夫接班似乎是理所當然，中間沒有什麼權力鬭爭所在⁽¹⁾。

另一種說法是，順利接班是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妥協的結果。契爾年科或許不是一個領袖人才，他沒有安德洛波夫那樣 KGB 的背景，且因過度接近布里茲涅夫而遭忌。但他有十七年的黨中央總務部長的經歷，在地方黨組織中頗有勢力，他原可與安

註① 「權力鬭爭方興未艾」，丹考思與北山晴一對話，日本：〔中央公論〕（一九八三年一月號），二〇二頁。

德洛波夫一爭長短，可是在傳說中的布里茲涅夫繼承人逐鹿者名單上，還有戈爾巴契夫（M. S. Gorbachev 政治局委員）和杜爾吉赫（V. I. Dolgikh 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等等，而最具挑戰性的是格里辛。去（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蘇聯十月革命六十五週年紀念大會，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由格里辛講演「繼續發揚十月革命的偉業」。他的講詞全文，在「真理報」、「紅星報」和全蘇工會理事會機關報「勞動報」上刊載，結尾並以「狂風般的不停掌聲」來形容，足見其地位與影響力相當可觀。傳說以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參謀總長奧加爾科夫（N. V. Ogarkov）為首的軍方支持格里辛，這就促成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的妥協，後者支持前者出任總書記，而前者允諾後者繼續保持其黨內的職務與地位。此種說法是否正確，無法證實。但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蘇共中央全會中，由契爾年科發表演說推薦安德洛波夫繼任總書記，獲得全場一致通過。從這件事看來，上述說法至少可說是事出有因^②。無論如何，安德洛波夫順利接班，並不就表示他今後會一帆風順，黨內的權力鬭爭，或許正剛剛開始。

三

安德洛波夫是個怎樣的人物？根據蘇聯報章及「蘇聯大百科全書」的記載，他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生於北高加索的斯特夫洛波爾（Stavropol）地區的納古茨卡婭（Nagutskaya）村，父親是納古茨克（Nagutsk）鐵路站的職員。安德洛波夫於一九三〇年以勞動者身分開始活動。一九三六年卒業於雅羅斯拉夫（Yaroslav）省魯賓斯克（Rubinsk）水運技術學校，即在魯賓斯克的波達爾斯基紀念造船廠任共青團組織幹部，一九三八至四〇年任雅羅斯拉夫省共青團第一書記，一九四〇至四四年任卡累利亞（Karelia）共青團第一書記。

安德洛波夫卒業於水運技術學校後，又在卡累利亞首府彼得羅查伏德斯克（Petrozavodsk）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並曾在蘇共中央附屬軍政學校學習。一九三九年入黨。德蘇戰爭期間，安德洛波夫參加卡累利亞游擊活動。一九四四年彼得羅查伏德斯克從德軍手中收復，他就從事黨工，被選為該市黨委會第二書記，一九四七年成爲卡累利亞共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一九五一年調蘇共中央工作。一九五二年任駐匈牙利大使，一九五七年調回蘇共中央任「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工人黨關係部」部長。一九六一年蘇共廿二次大會當選蘇共中委，一九六二年被選爲蘇共中央書記。安德洛波夫是一個十足的黨團幹部，一九六七年是以黨幹出任 K.G.B 主席，不能以貝利亞（L. P. Beria）型人物目之。

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動亂，據說在兩個月之前，他就已經報告蘇聯當局，說那裏有暴動的可能。這也許和他日後出任「

註^② 參閱：〔梅津和郎：「布里茲涅夫的負遺產」，日本：〔經濟往來〕（一九八三年一月號），110—116頁；〕譯英武：「安德洛波夫何以得勝」，日本

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工人黨關係部」部長有關。而現今東歐既有波蘭等等的動亂，由他接任總書記就比較適合。即使這種說法可以成立，但一九五六年蘇聯戰車鎮壓匈牙利革命，逮捕發表中立化宣言的總理納吉 (Imre Nagy)、扶植卡達爾 (Janos Kadar) 出來收拾殘局，也不便說成是出自安德洛波夫的鐵腕。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變，此後放逐尼基辛 (A. I. Solzhenitsyn)、軟禁沙哈洛夫 (A. Sakharov)、收緊意識形態的箝制、鎮壓反體制運動……，也都在安德洛波夫 KGB 主席任內，但他究竟是政策制定者，還是政策執行者，尚待進一步查證。

筆者無意把安德洛波夫描寫成鴿派，而且不認為以鷹派、鴿派劃分共黨政權的領導階層人物是很恰當的方式。事實上，每個人的作風不同，但他們是共產黨員而且是共黨領導幹部，自有其共同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彼此也大差不到那裏去。何況，安德洛波夫不屬於蘇聯新的一代，其外交官或國際事務經驗，也只限於共黨世界，他不會沾染到自由世界的氣質。筆者只認為 KGB 已不是從前的切卡 (Cheka) 或格別烏 (G. P. U.)，而安德洛波夫也不是捷爾任斯基 (F. E. Dzerzhinsky) 或貝利亞 (L. P. Beria)。但蘇聯仍是一個警察國家，安德洛波夫也不會是一個「開明」份子。

安德洛波夫雖不是靠 KGB 主席的經歷上臺，但 KGB 不會反對他只會支持他，而他首先提拔的幹部，也以 KGB 幹部居多。首先，安德洛波夫把政治局候補委員、前阿塞拜疆共和國 KGB 主席阿里耶夫 (G. A. Aleiyev) 升格為正式委員，接着又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副總理)，很可能成為下任主席的候選人。阿里耶夫當然和安德洛波夫關係密切，不過，他對生前的布里茲涅夫也畢恭畢敬。去年十月，還在他任阿塞拜疆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任內，在該共和國首府巴庫召開的黨的集會上演說時，據西方記者統計，他提到布里茲涅夫的名字共達一二三三次之多。

在安德洛波夫的 KGB 主席任內，曾任命「鐵腕」人物費多秋科 (V. Fedorchuk 現年六四歲) 出任民族主義強烈的烏克蘭共和國 KGB 主席，去年五月他接替安德洛波夫任蘇聯 KGB 主席，十二月十七日他被調任內政部長。新任蘇聯 KGB 主席是契布里科夫 (Viktor Chebrikov 六〇歲)，他是由第一副主席升任，據說他曾做了安德洛波夫十三年的副官^①。

自從安德洛波夫登上總書記寶座後，去年十一月廿一日的中央全會中，擢升經濟專家芮希可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一天阿里耶夫獲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中又被選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十二月六日，米辛 (V. M. Mishin) 被任命為蘇聯共青團第一書記，原任第一書記的巴斯圖赫夫 (B. N. Pastukhov) 調任蘇聯出版委員會主席。原任出版委員會主席史徒卡林 (B. I. Stukalin) 調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過去他也會擔任過「真理報」副總編輯。十二月十六日「塔斯社」宣佈，原任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 (中國韓國蒙古司) 司長卡比察 (Mikhail Kapitsa)、原任美國司司長康普勒柯托夫 (Viktor Komplektov) 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今年一月十四日「真理報」公布，司留尼可夫 (Nikolai N. Slyunikov) 接任白俄

^① 「抬頭的 KGB 人脈」，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第四面。

羅斯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一月廿日，蘇共中央國際新聞部第一副部長法林（Valentin M. Falin）調任「消息報」政治評論員，似有被貶意味。廿一日「真理報」公布，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奇耶夫（Valentin N. Makeyev）被解職，同日「塔斯社」宣布，瓦希欽柯（Grigory I. Vashchenko）被任為貿易部長，原部長史圖耶夫（Aleksandr I. Struyev）退休。三月九日外傳國際新聞部長查米雅汀（L. M. Zamyatin 中委）調任駐阿爾及利亞大使。查米雅汀是外交官出身，惟在「塔斯社」社長任內，就成為布里茲涅夫個人的發言人，一九七二年的美蘇首腦會談以來，更成為蘇聯官方發言人，一九七八年蘇共中央新設國際新聞部，查米雅汀任部長，成為布里茲涅夫外交政策的智囊。不久前，傳說他本人外調，連國際新聞部也被撤銷。不過，蘇共於三月十日否認，查米雅汀本人也於四月初在公開場合出現。

安德洛波夫登臺未久，其人事調動幅度不小，甚至有些出人意外，因此國際間認為他正圖拂拭掉布里茲涅夫的色彩。今年一月七日，莫斯科證實蘇聯內政部第一副部長柴爾巴諾夫（Yu. M. Churbanov）被解職，他是布里茲涅夫的女婿，一九七七年任該部副部長，一九八〇年二月升任第一副部長。他的去職，更為國際間前述看法增添了佐證。不過，布里茲涅夫死亡前一週左右，把他的回憶錄第五部付印，其中對安德洛波夫的評語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具有謙虛、人情味和優越的實務能力」^④。他對安的評價如此之高，可以旁證一九八二年五月安重返中央書記處，至少是經過布某首肯的，而安也不見得是反布的人物。

在最近的人事調動中，KGB系統似乎佔了上風，他們的主要任務在整飭綱紀，自然會引起反主流派黨官僚的反對，首當其衝的是指揮整飭運動的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今年三月廿四日葛羅米柯升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他將來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的可能大過阿里耶夫，這可對反主流派暫加安撫。與此同時，第一副總參謀長阿霍梅耶夫（S. F. Akhromeyev）、後勤總司令庫爾科特金（S. K. Kurkotkin）和地面部隊總司令彼得洛夫（V. I. Petrov）等三人都晉升為元帥，這是主流派對軍方支持給予的報酬。然而，由於原定三月最後一週召集的蘇共中央全會，突然延至六月或更遲召開，傳說是出自反主流派的抵制，他們想使安德洛波夫的人事更動稍稍延後，並擬支持契爾年柯東山再起，尤其是地方黨幹，有此打算。不過，契爾年柯多日未露面，就會另有一種相反的說法。當然這一切都是出自臆測，不過克里姆宮並非寧靜無波，倒是可以斷言的。

在自由世界人士心目中，安德洛波夫是個怎樣的人物呢？曾經訪問莫斯科並與安德洛波夫會談過的法國外長謝松（Claude Cheysson），於今年一月廿一日晚，在布魯塞爾的記者會上，敘述了他對安德洛波夫的印象說：「談話時冷靜而客觀，只在爭論或笑等表示感情時，才稍稍露出一點兒個性，他是一個缺少溫暖的人情味、電子計算型的人物」。又說：「像電子計算機一樣

註④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第七面。

，言談舉止是機械式的，嚴謹、一絲不苟」^⑤。這或許正是共黨領導人物的典型風格。

四

安德洛波夫政權在內外政策方面又將如何呢？首先，我們瞭解到他從布里茲涅夫手裏承繼了一份負面的遺產。換句話說，他所面臨的正是布里茲涅夫晚年所遺留下來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內部經濟困難，特別是農業連續四年歉收（今年可能是第五個荒年），以波蘭問題為標幟的共產集團內部的動盪，因阿富汗問題導致與美國關係僵化，西歐部署新型中程飛彈問題，以及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棘手的問題。但本文將僅談內部經濟問題。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莫斯科電臺華語節目中，報導了蘇聯八十年代的經濟政策，說明在當前十年中，蘇聯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勞動人民的福利。這個方針是一九八一年初蘇共「廿六大」重申過的。那次大會批准了今後十年蘇聯發展社會經濟的基本方向，通過了一九八一—八五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預定在五年之內，居民的實際收入要增加一六·五%。廣播說，現今蘇聯的很多企業在急劇現代化，完善工藝過程，僅在一九八三年，這些措施就使得有可能騰出大約二%的現有工作人員，從事其他生產。

廣播特別提到農業問題，強調蘇聯有龐大的農業計劃，農業應當保證滿足預定在十年之內居民食品需求的提高。按人口平均，肉類的需要大約提高二〇%，乳製品提高八%，植物油提高五〇%，蔬菜提高四〇%，水菓提高八〇%。為了完成既定任務，須要改良幾百萬公頃土地，並增產農業技術設備、礦肥和農藥。廣播說：「廿六大」決定，今後仍將增加發展農業的國家預算撥款。

已死的布里茲涅夫是重視農業的，近年來他把蘇聯全部投資的將近三分之一用在農業方面，但農業制度、結構缺點太多，從一九七九年以來連續四個凶年，每年平均輸入穀物四、〇〇〇萬噸以上，年耗外匯近一〇〇億美元。一九八一、八二年都不會公開發表穀物生產數字。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依巴科夫（Nikolai Baiakov）報告一九八二年的農業生產實績時，只說比前年增加三%。去年十月，蘇聯農業部長梅雅茨（V. K. Mesyats）訪問加拿大返國時，於廿八日聲稱，蘇聯去年穀物生產比前年增加二、七〇〇萬噸，達到一億七、六〇〇萬噸（生產目標一億三、五〇〇萬噸），那麼前年的穀物產量就應該是一億四、九〇〇萬噸，為一九七五年以來之最低^⑥。

蘇聯的工礦業生產，截至一九七五年為止，年平均成長率為七一八%，七〇年代後半落到四一五%。依照去年巴依巴科夫的

註^⑤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二月廿四日）第七面。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 晚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第二面。

報告和今年一月廿二日蘇聯中央統計局發表的資料，去年工礦業成長目標爲四・七%，實績僅一・八%，相差甚鉅。關於工礦業成長，九%以上要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是去年原定勞動生產率提高四・一%（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年率爲四・二一四・六%），實績僅二・一%。此外，去年蘇聯支出國民所得（大致相當於西方的國民總生產）比前年增二・六%，也比原定目標三%爲低。

以上種種，說明蘇聯的經濟情況並不樂觀。這些，安德洛波夫都承接了下來，他一再強調政策的延續性，他的若干改革，關係一九七九年經濟改革方案與一九八二年「糧食綱領」的賡續執行。

一九七九年七月蘇共中央及部長會議聯合發表題爲「加強對改善計劃、生產效率及提高品質的經濟組織作用」的決定，這個經濟方案着重大規模經濟結構的改革，實行產業部門的新結合，擴大企業自主權，作爲物質刺激的一環，在考評中加入企業履行契約的實績，改變過去以產值及數量表示的生產指標，重視企業所創附加價值的純生產指數等等。一九八二年五月廿四日，蘇共中央全會提出的「糧食綱領」或稱綜合糧食計劃，預定了到一九九〇年的各項糧食生產目標以及全面積極發展工農複合體或稱工農聯合，以提高整體農業生產。

工農聯合現正積極推行。目的在結合區域與部門管理原則，以提升農業經濟，增進生產，促使「糧食綱領」得以順利完成。在農業生產方面，有幾項新的措施不妨一提。

首先是關於家庭副業與宅旁園地的。蘇聯新憲法規定：「公民可利用按既定法律程序所授予之小塊土地，爲經營副業（包括飼養家畜與家禽）、種植蔬菜與水菓，以及建造個人住宅之用。……國家與集體農莊協助公民經營副業」。這小塊土地就是宅旁園地，也就是中共所謂的自留地。蘇聯公民向國家繳納使用費，可獲〇・五公頃的宅旁園地使用。這些自留地的總面積約八〇〇萬公頃，佔全國耕地面積不到四%，據最低估計，它所生產的馬鈴薯佔全國五九%，水菓佔四五%，鷄蛋三五%，肉和蔬菜各佔二九%，家畜總頭數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宅旁園地飼養。舊憲法規定只有集體農莊（實含國營農場）農民可領取宅旁園地，新憲法把農民改爲「公民」，用意在擴大宅旁園地。但人民對務農興趣不高，實際上宅旁園地總面積是在縮小中。又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開始時，蘇聯新設了蔬菓部，在栽培、保存、加工、流通過程中予農民以協助。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同農民訂立契約，對宅旁園地副業所需之飼料及家畜之供應給予便利，並購買其產品。一九八二年的「糧食綱領」，對穀物生產勞動者超額生產部分，以其中一五%作爲實物獎勵（即給予穀物），以免領取獎金後買不到物品。同年十一月，又決定對冬季畜產成績優良的勞動者，給予國內外旅行的獎勵^⑦。

其次，蘇聯的農業生產也在實行集體包產制。其方法是將長年爭論不決的生產隊與生產小隊制度實際確定下來，與集體農莊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九面。

或國營農場管理部門簽訂契約，獲取土地、機器、肥料等，並擁有自主管理權從事生產，使個人利益與農業成長任務相結合。依蘇共中央主管農業的政治局委員兼書記戈爾巴契夫（M. S. Gorbachev）聲稱，由生產隊承包生產，可以較少的勞力與資本，實現較普通高出二〇—三〇%的生產實績，而勞動者也可獲高工資與較多的實物給與。他對於過去不會採用這樣有眾多優點的制度，頗有批判之意^⑧。

復次，蘇聯正加強農業方面的獨立核算制。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戈爾巴契夫在「真理報」發表論文，呼籲提高農業生產率。他透露蘇聯的家畜用飼料，依然不能自足，為了實現「糧食綱領」，國家已經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勾銷了赤字集體農莊的債務、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創設農工聯合，政府所能做的經營機構改革已經做了，今後的農業經營，要動員農民的積極性，提高農業現場的生產。他強調集體農場和國營農莊要採獨立核算制，與生產隊集體承包制同時進行。如此就顯示農業在向非集體化和擴大自主性方向發展^⑨。

五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三日發行的蘇共機關雜誌「共產黨人」第三期上，刊有安德洛波夫就任總書記以來的第一篇長文，題為「馬克思的遺教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率直承認現今蘇聯經濟，未能發揮它預期的機能，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當前最大課題在全面提高經濟效率，而阻礙經濟效率化的原因在經濟結構與經營方法，不能適應社會的要求。

早在一九六五年，已故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leksey N. Kosygin）就實行過經濟改革，但由於黨和經濟官僚的抵制而失敗。因此安德洛波夫避免使用經濟改革字樣，卻暗示改革的必要。且認為那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要在適合經濟原理的基礎上實施物質刺激。他強調擴大地方的自主權，對小生產單位的活動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表示擴大自主權並不逾越民主集中制的範圍，但他不會觸及改革與意識形態的關係^⑩。

六十年代提倡經濟改革的李柏曼（E. Liberman）教授，已於今春死亡，但經濟改革的議論仍在蘇聯進行。安式飛機設計人安托諾夫（Oleg K. Antonov）於今年三月十三日在「勞動報」上發表論文，主張經濟計劃指標，應以「品質制」取代「數量制」。他列舉日本電視機壽命較長為例，指出如果蘇聯產品也有同樣的品質，那麼只要現有生產力的三分之一，就可滿足社會需

註⑧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第五面。

註⑨ 同註⑧。

註⑩ 參閱一九八三年二月廿四日日本：〔讀賣新聞〕晚刊第二面及〔朝日新聞〕晚刊第二面。

要，而大量節約資源與勞力。他列舉現行「數量制」計劃指標下的皮鞋業，儘管製造大量不合格的廢品，仍然領取達成生產定額的獎金，那是極不合理的^⑪。

由此可見，蘇聯的經濟學家、技術專家以及政權領導人，都認為經濟改善實有必要，而當前蘇聯的經濟改善措施，也正以改正經營運作上的缺失，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使用能源與資源，管理合理化，擴大基層自主權，引用新科技以求達到生產密集化等為目標。

在列寧格勒一家經濟學院工作的古拉金（G. Kulagin），於去年十二月八日在「真理報」上為文，批評蘇聯過去五十年來熱中建造大型工業企業，以致形成冗員多，企業之間重複生產只供自己使用的零件、機械，嚴重浪費，對技術發展和市場變化反應遲鈍，難以迅速靈活變革，形成技術、設備落後，生產效率低，產品跟不上市場要求，競爭力弱等重要缺點。據統計，蘇聯工人的生產率，只及美國的四成。他主張建設小而專的工廠，它們建設期短、見效快、資本回收迅速^⑫。這篇文章，自然是配合提高生產效率的要求而提出的。

由於受了馬克思經濟學忽視商業流通過程的影響，運輸業問題重重。以致若干地區如高加索、烏克蘭乃至中央亞細亞等蔬菜水菓產量豐富，而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城市則感到此類新鮮食品不足。安德洛波夫在上次中央全會中，對運輸部門大加指責。去年底，蘇共中央與部長會議決定改善運輸系統，降低運輸成本並提高其效率。指令運輸部門要將勞力及政府資金作有效運用，並採取節約能源的措施。政府資金的供給將隨同計劃達成實績增減，對運輸機構的勞工人數加以限制，運輸部門必須信賞必罰，工資隨同勞動生產調整。按蘇聯的運輸部門常將公車私用，為地下工商業運輸原料與產品，上述改善對堵塞此一漏洞，是否也將發生效力，頗值得注意^⑬。

與此相關，蘇聯經濟學家、經濟、工業生產組織研究所所長阿岡貝疆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勞動報」上發表論文，主張將零售店等服務部門委託個人經營，那是學自匈牙利等部分東歐國家的做法^⑭。早在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安德洛波夫就在蘇共中央全會中，聲稱要學習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對匈牙利經濟改革的成功，特別寄以關心。因此，阿岡貝疆的建議並不違背安德洛波夫的主張，那或許終將被採用，其着眼點當然還是效率問題。

關於鼓勵工人生產情緒、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蘇聯正在推廣新的工資制度。這種制度於一九六七年在一家名為「謝金諾」

註⑪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第五面。

註⑫ 摘自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譯文。

註⑬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七面。消息來源出自同月十四日〔真理報〕。

註⑭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七面。

(Shchekino) 的化學工廠試驗推行，其方法是減少原有員工，將節省的工資分配給留下來的其他工作人員，以提高其待遇，鼓舞其工作情緒。現此種制度正逐漸推廣中。另一方面，安德洛波夫政權於今年三月十二日發表了一項「關於加強勞動團體任務的法律草案」，預定於六月間的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後即公布施行。該項法律草案規定，工廠、農場、事業所基層作業班，可賦予一定的裁量權，使其參加現場經營^⑯。這項參與權的目的，自然也在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意願。

在經濟改善聲中，安德洛波夫政權更注意加強勞動紀律，整肅經濟犯罪。在這方面，他的KGB背景就派上用場了。去（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真理報」破例的用一整版透露了蘇共中央政治局（九日）會議的一些報告。據稱政治局接到很多市民的檢舉與表示不滿的信件，包括詐欺行爲、浪費資材、濫用公款的人物，破壞公共秩序、侵吞社會主義財物的罪行，要求加強勞動生產秩序……，政治局就決定加強紀律、取締黑市（地下）經濟等等^⑰。

今年一月四日，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報」透露，爲了糾正浪費原料、機械設備維修管理不當，以加強勞動紀律，俄羅斯共和國一家纖維工廠的技師遭免職處分，該共和國的紡織工業部長、副部長以及蘇聯輕工業部副部長等，也分別受到懲戒或申誡^⑱。八日「青年真理報」報導，蘇聯正對計程車司機將私人車輛到國營企業加油站加油的加以整肅^⑲。九日，「真理報」透露蘇聯最高檢察長發表論文，指控若干地區公共秩序混亂，部分治安及檢察當局，沒有有效組織對付暴力、酗酒、投機、行賄受賄、擾亂生產……，以致不斷有違法犯罪行爲出現，指示他們要加強紀律^⑳。二月一日「真理報」報導，安德洛波夫曾親自赴工場巡視（一月卅一日）。三月十六日，蘇聯各報紙揭載了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的指示，要求各企業及與工業有關的政府機構提高效率、加強合作，其中重型運輸機械製造部、化學工業、製鐵工業、製材、紙漿、木材加工、能源機械製造等部門，都受到嚴厲指責^㉑。三月廿三日，蘇聯內政部長費多秋科在「文學報」發表一九七七年黑海岸敖得薩商船學校冒領公款案，在調查期間，警察當局有重大違法行爲^㉒。以內政部長身分作如此揭露，暗示將對警察部門加以整飭。

綜合各方報導，蘇聯人現今上班走路快了些，莫斯科上市的蔬菜水菓也多了些，今年一月的工礦業生產實績，計劃達成率一〇一%，較去年同期生產量增長六·三%，勞動生產率增長五·五%。成績顯見是好了些。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第七面。

註^⑯ 註^⑯ 註^⑯ 註^⑯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五面。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第五面。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第五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一日）第七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第七面。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五日）第五面。

結語

安德洛波夫可能是蘇聯新舊兩代之間的過渡性人物，很難期待他在內政上會有重大興革。他的順利接棒可能是客觀現實給予他的機會，但並不表示內部沒有鬭爭。他以六十八歲的年齡登上總書記寶座，且有心臟病、糖尿病等等，並一度傳說他已死亡。這種情況，更會引起具有權力慾的克宮人物蠢蠢思動。

蘇聯的經濟弊端，種因於公有公營、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及龐大的官僚羣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此外，長年勞動力不足，婦女仍然從事重勞動，既影響婦女健康，也阻礙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依據美國軍備管理與裁軍總署的資料，一九八〇年美國軍費支出一、四四〇億美元，佔其國民總生產的五・五%；同年蘇聯軍費支出二、〇七〇億美元，高出美國六三〇億美元，佔其國民總生產的一四・六%。如此沉重的軍費負擔，自然妨害其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我們同意CIA的說法，蘇聯的經濟不致於迅速崩潰，但再前進也就很困難了。僅僅靠整肅貪污、加強紀律，其收效是一時的、有限的。而且很容易引起反感，導致內部權力鬭爭的爆發，阿里耶夫似乎已首先迎到了風頭。

從任何方面看，蘇聯和安德洛波夫政權都是前途多難的。何況本文還未涉及外來的種種衝擊因素。

蘇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科技、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一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